

# 数字人文的理论化趋势前瞻

王丽华 刘 炜 刘圣婴

**摘 要** 数字人文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学者们主要关注作为一种方法论实践的数字人文,而对数字人文自身的理论建设较为漠视;缺乏理论内核的数字人文呈现一种数据库建设多于学科研究、论辩多于创新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却缺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灵魂。本文呼吁重视数字人文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从“人文”的内涵出发,指出数字人文是“人文学科”的延伸和发展,是多门学科共同构成的一个新领域,其对人文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工具或方法的使用,丰富了人文科学的内涵,是一种质的变革;辨析了与数字人文相关的人文学科、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等概念,基于麦卡蒂的方法论共同体与卡拉托斯的科学哲学理论构建了数字人文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由数字人文的基础理论、方法论、具体工作内容与研究领域构成。图1。参考文献11。

**关键词** 人文 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本质 数字人文理论

**分类号** G250.7

## Perspective Research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ory

WANG Lihua, LIU Wei & LIU Shengying

### 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DH) develops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research as a methodology rather than theoretical study.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hardcore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presented as more DH databases than research outcomes and more debates than discipline innovation. Under the vigorous appearance, the dynamic and soul of development is absent. This paper calls for more concern over theoretical studies of DH.

This paper discerns concepts related to DH, such as the humanities, human science and humanism. DH, the new concept, comes into being as digital techniques are applied to the humanities. It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humanities. As the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DH is a new research field made up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Whether DH can exist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ree aspects. 1)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traditional humanities are static and knowledge is isolated. Applying digital techniques to the humanities, DH breaks down and reorganizes knowledge and searches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which has become a new kind of the humanities. 2) From the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e effect of DH on the humanities has gone beyond the use of tools or methods. Instead, it is the qualitative change. Digital activities will penetrate into all fields of the humanities and will lead to many new cultural phenomena as well as new digital modern world views and values. 3) From the

通信作者:刘炜,Email:wliu@libnet.sh.cn,ORCID:0000-0003-2663-7539(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U Wei,Email:wliu@libnet.sh.cn,ORCID:0000-0003-2663-7539)

perspective of future development, DH requires theoretical support which determines its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ethodological Commons of McCar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Lakatos, the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H, which comprises fundamental theory, methodology, contents and research fields. 1 fig. 11 refs.

#### KEY WORDS

Humanity. Digital Humanities. Digital Humanities nature. Digital Humanities theory.

## 0 引言:数字人文现状

1949年,当罗伯特·布撒神父应用IBM计算机对《托马斯·阿奎那文集》编制索引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自己开创了人文计算的先河,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自谦地表示“虽然有人说我是在人文领域应用计算机的先驱,但这个称号需要仔细考量……所有的新想法不都是应该诞生在一个成熟的环境中,而不应仅仅来自于一个人的贡献吗?”<sup>[1]</sup>2001年,当编辑与作者激烈地来回讨论,把拟出版的论文集《人文计算指南》(*A Companion to Humanities Computing*)改名为《数字人文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的灵光一现把“人文计算”带到了“数字人文时代”。在那之后,对于数字人文是什么又不是什么的讨论,对于数字人文的批判与反思虽不绝于耳,但“数字人文”一词已悍然铸就,其影响已使它逐渐脱离一种纯工具性的解释,而具有了包容各学科相关探索实践的门派气象。一时间“数字人文”拥有了几十个定义,其中较为共识的一点是“数字人文是信息技术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仔细考察这些定义,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广义“数字人文”概念的典型解释可参见维基百科词条: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计算或数字技术与人文科学交叉的学术活动领域。它包括系统地使用人文科学中的数字资源,以及对其应用的反思。数字人文可以被定义为进行学术研究的新方式,涉及协作、跨学科与计算参与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它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数字工具和方法,印刷文字不

再是知识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媒介<sup>[2]</sup>。

这一宽泛的解释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帐篷”(Big Tent)定义。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戴维·格鲁姆比亚(David Golumbia)通过考察美国人文科学研究基金会历年的批准项目发现:人们虽然嘴上都赞成“大篷车”定义,但是内心更认同的是狭义的数字人文,即专指“工具和档案”<sup>[3]</sup>。

但欧美数字人文界总体上对定义都不是很认真,反映了他们对数字人文理论的漠视。尽管广义的“大帐篷”定义并不排斥理论研究,但很多学者认为数字人文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论实践,充斥其间的是“Just do it”(“只管去做”)的论调。不错,数字人文是需要做出来,而不是说出来,我们需要在人文学科的各分支领域广泛采用计算机方法,尝试探索、开展培训,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让进入的人有所作为,而不只是争先恐后地摘取低端果实。一个领域能不能立住,主要还是要让成果说话,只有这样,才能向世人证明:未来的人文是数字人文。

然而缺乏理论的数字人文是缺乏灵魂的。目前表面上看起来数字人文领域轰轰烈烈、一片热闹景象,但就像一个闹哄哄的集市,只是提供了一个大帐篷底下的交流场所而已。一个有明确创立时间(1949)和定名背景(2001)的领域,经过70年的发展和近20年的争论,应该说已不算年轻。世界上已经成立了很多数字人文研究中心,centerNet上汇聚了来自19个国家的100余个研究中心;协会、学会如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 ADHO)等组织机构的影响不断扩大,年会与专业会议十分繁荣,各类基金、教育培训计

划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具备了学术制度所必须的要素,但涉及具体内容,却还在讨论经费不足、人员晋升等“dark side”问题,缺乏学科“范式”或“纲领”(唯一的一份“数字人文宣言”<sup>[4]</sup>还是宣称数字人文不需要理论和规范的“无政府主义”后现代宣言),整个数字人文一直挣扎在理论的“贫困线”上,系统建设多于研究成果,论辩口水多于学科创新,培训虽多但尚无系统的专业教育,学术产出中至今缺乏得到公认的重大成果,很多从事数字人文的学者都不认可数字人文是一门学科。这就是数字人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悲惨现状。

## 1 数字人文属于什么人文?

追溯肇始,“人文”(Humanity)一词的含义是“以人为中心的,关于人的一切”。与汉语中众多的其他现代语词一样,它也是一个舶来的概念。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很多,例如人文学科、人文科学、人文主义等,由于历史的、文化的或语境的原因,这些概念有着十分复杂的差异和联系。我们需要对这些概念有一个基本认识,才能准确把握数字人文的丰富内涵,并进一步探究其未来发展。

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一词最早出自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论述理想的辩论家时所提出的humanitas学说,用以指一种教育大纲<sup>[5]</sup>,后来泛指对于文、史、哲等各门具体人文学科的总称,用于教育学中对教学科目的分类,目的是在教育机构开设相应主题的课程,以提高被教育者的人文素养,定位于知识教育。

人文主义(Humanism)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力求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属于一种思想范畴,表现为社会思潮、思想立场和主张等。大约“五四”运动前后,该词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引入我国,被称为“胡先生”,即“Mr. Hu (Humanism)”<sup>[6]</sup>。

人文科学(Humanity Sciences)则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包括人文学科和人文主义在内的人文活动原理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体系。尤西林认为人文学科、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三类概念不能混淆,更不能互相取代,但它们总是密切相关<sup>[5]26-49</sup>。人文科学不能代替人文学科的(教育)功能,而依赖于人文学科来发展和阐扬人文科学,同时人文科学所具备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

数字人文作为各门人文学科应用了数字技术之后产生的新形态,其实就是“人文学科”的延伸和发展,是多门学科共同构成的一个新领域。它既根植于传统的学科(至少目前是),又共同形成一个以“数字技术”作为方法和工具的新学科。随着数据处理在人文学科的不断应用,数字人文将人文学科带入了数据驱动型或数据密集型时代。

数字人文是否已经形成一个“科学共同体”?虽然数字人文秉承了威拉德·麦卡蒂(Willard McCarty)所描绘的人文计算方法论共同体(Methodological Commons)<sup>[7]</sup>,但它是否能够作为单数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y)而存在?也就是说是不是能够作为或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争论很大。这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历史的角度、“科学学”(或者科学哲学)角度,以及未来发展的角度。

## 2 从古典人文到数字人文

从历史上看,人文科学是一切科学之母。从古希腊罗马的七艺(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音乐),到中国春秋时期士大夫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被孔子“学科化”而成为“儒家”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反映了当时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认知总和,并总结为教化人类自身所需的必备素养和学科体系。

据文献记载,汉语中的“人文”最早出自《周易·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

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引用颇多,当然也有不同理解。中国“人文”本意是以天道信仰为原则而进行礼仪教化,旨在规范人,与西方人文意在解放自然人欲,虽然有很大不同,但总体而言,天人相对,以求致知而达和谐,是相通的。今天的人文科学已经是构建在包括语言、历史、考古、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法律、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基础之上的理论(原理)系统。

人文思想到了现代,其内涵和功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从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及其构成的学术形态,蜕变为对现代化的回应,在以印刷术普及及为滥觞的五六百年科技和工商业高歌猛进之后,完全呈现为一种防守的态势。在学术与教育思想中反映为人文学科、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区别而并列的关系。这一区分是现代化之后才形成的,可以看成是古典人文学科经过现代化而发展、分化所致,因此其内涵与古典人文学科有了很大不同。现代人文发展到数字时代,更是退化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方法而没有灵魂了。

从古典人文到数字人文,其研究行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探索文献源流、考订版本、编录存佚、校勘真伪、音韵训诂、辨析义理等是研究传统学术的门径和基本功,而美国数字人文专家约翰·安斯沃斯(John Unsworth)对数字人文的通用方法总结的七个“学术原语”(Scholarly primitives)<sup>[8]</sup>——“发现(Discovering)、注释(Annotating)、比较(Comparing)、参考(Referring)、抽样(Sampling)、说明(Illustrating)和表现(Representing)”,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人文的研究行为异曲同工。传统人文是静态的,知识之间是孤立的,数字技术作用于传统人文,使其实现了动态和知识关联的可能,因此数字人文是一种全新的人文,它以工具的创新和方法的变革为肇始,以学科的融合和内容的颠覆为结果,虽然脱胎于传统人文,还在蹒跚学步,但已势不可挡<sup>[9]</sup>。

### 3 数字人文是工具还是本质?

“数字人文”这个概念的产生,固然是以工具论为背景的:帮助人们更方便地从事人文研究,提供索引工具,进而提供基于数据研究或数据驱动型研究的所有设施:资源、平台、工具、方法,一切都是数字化的,但数字人文将具有远超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当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借助于数字技术时,未来学家戈尔德·莱昂哈德(Gerd Leonhard)所说的“数字肥胖”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所有的数字活动都将渗透进入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文化现象,产生数字现代主义的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例如网络文学,数字技术不仅影响文学研究,而且直接影响文学创作。它从一开始就呈现一种碎片化、新媒介的书写方式,以超文本和非线性、用户交互/协商推进等特征,在叙事上“佐料”丰富、“配方”复杂,加入各类后现代元素,如玄幻、穿越、耽美等,并利用到网络移动平台的特性,创造了催更、打赏、接龙等交互和参与方式,不仅带来巨大的流量,而且无成本地筛选出优秀作品,从而挖掘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形成崭新的商业模式。这使得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理论上分道扬镳。

按理说艺术作为人类创造力的体现,其创作最具有独特性,似乎只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生命体验,取之于人而又被人欣赏,机器(人工智能)应该永远无法体会其中的奥秘。而现实似乎正好相反,在文学、音乐、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完全由计算机创作出的作品,已越来越被人接受。数字莫扎特可以不断产生新的作品,让莫扎特专家难分彼此;数字油画作品已经拍出高价,SONY的流行歌曲已经获得好评,数字艺术正在挑战我们对于人文的认识。时至今日,可能还有很多人无法接受数字艺术内容的广泛性、丰富性以及呈现形式的多样性,但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其深刻性和颠覆性了。

作为一个涵盖多种实践的伞式标签,有学者认为数字人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位于技术与文化的中间地带”<sup>[10]4</sup>,然而,当数字作用于人文,其所起到的变化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应用,而是超越了工具甚至方法,将知识进行分解与整序,从而寻求知识之间的潜在关联,当然,其可视化的展现方式也给了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所以说,在数字人文中,从数字工具的开发到针对文本、图像和艺术品的档案数据库建设再到原生数字材料的研究,数字技术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是物理变化所能涵盖的,而是一种化学、生物、文化的变化,是一种质的变化。

#### 4 数字人文需要理论吗?

古典人文与现代人文的最大不同,来自于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古典人文从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科学的问题,而现代人文则被认为尚未完成科学化过程,这其实是现代主义对“科学”的一种解释。科学是什么?从库恩的范式革命说、波普尔的证伪说,到费耶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再到拉卡托斯的科学纲领方法论,科学哲学从来没有说清楚科学的本质,因为所有的解释框架都不完整,都有反例。这是现代性体内长出的后现代特质,也说明科学并非只有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认识,人文科学自古以来就是科学,只不过是另一种科学而已。只要是符合逻辑的理性知识,或是已被证明并非不可靠的实证知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

人们关注利用数字人文的技术、方法、工具做了什么样的项目,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果,而忽视了理论的探讨与启发。“当前数字人文的发展过于偏向应用实践,理论研究发展反而相对滞后,给这个领域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危机。”<sup>[10]129</sup>事实上,正如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所言,在科学发展中,最基本的理论构成了“硬核”(hardcore),这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或本质特征,它决定着某项研究的发展方向,一个学术领域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思考,没有对自己是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做的研究,这个领域是没有内聚力的;同样,缺少了基础理论研究的数字人文只能浮于“器”的表面。

南加州大学的保罗·罗森布鲁姆(Paul Rosenbloom)教授认为科学可以分为四个领域,分别是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计算科学,而数字人文属于社会科学和计算科学的交叉领域,在这样一个关系框架下,罗森布鲁姆构建了数字人文七个领域的概念框架<sup>[11]</sup>;苏赛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的大卫·贝瑞(David Berry)把数字人文的理论内容称为“批判数字人文”,并认为批判性数字人文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位历史学、批判理论和诠释学中的传统人文实践,而这些人文传统又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和完善数字人文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焦点及其在学术界的地位<sup>[10]179</sup>。结合麦卡蒂的方法论共同体、卡拉托斯的科学纲领方法论,我们尝试构建数字人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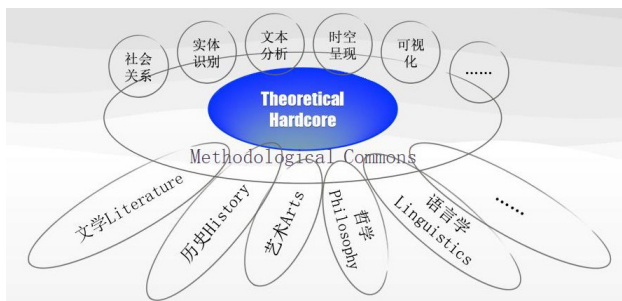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人文的理论框架

数字人文的基础理论构成了理论框架的硬核部分,包括数字人文的内容与意义研究、类型学研究、历史研究、行为研究、过程研究、有效性研究等;方法论是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与挖掘、时空分析、社会关系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方法,这些方法不仅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细粒度的数字化和多维度描述,而且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永不遗忘的特性,对所涉及的实体关系进行全方位的模拟和操控,为各种研究行为(即上文中所列举的“学术原语”)提供工具,使整个研究过程在信息系统的支撑下,实现自动化甚至智能化<sup>[9]</sup>。图1上层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实体识别、文本分析、时空呈现、可视化是数字人文的具体工作内容,亦是一个数字人文项目的具体表现;下层结构则是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学、历史、艺术、哲学、语言学等各学科从而形成的数字人文研究领域。数字人文在不断前行,关于理论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入,对于学科建设、理论架构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5 超越数字人文

现代主义提供了数字人文兴起的一个深色背景,更具颠覆性的后现代性孕育其中,使数字人文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发端于启蒙运动的人类现代化过程成功地造就了现代文明。现代性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宗教的衰落,启蒙精神的兴起。启蒙精神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相信凭借人类的理性,可以探究客观世界的真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未来是确定的,世界是进步的,找寻规范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建立公平正义、尊重人类尊严的社会,达成对人性和美的终极追求。然而人类发

展到后现代,这一切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了。

20世纪末兴起的信息革命变本加厉,逐渐赋予人类以几乎超越上帝的能力:改造生命、攫取智能、模拟情感、监控社会,人类的欲望可能以更大的规模和范围得到释放,人文主义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试想,如果我们能够任意编辑生命,甚至像科幻电影中描述的那样,通过体外子宫工场大规模生产人类,科技将能够生产超级人类,我们无需通过婚姻而繁衍后代,机器人伴侣也会大行其道,我们的人性该如何定义?我们的伦理道德将会如何发展?是不是人文主义应该扩展为“后人文主义”(万物平等的泛人文主义),或者退缩为被人工智能消灭的过时的意识形态?这才是数字人文应该研究的硬核内容。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后现代即是对现代性的鄙视和摧毁,又蕴含了对古典的呼唤。虽然它无法脱离现代性而独立存在,甚至更多地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却是一种反思、弥补甚至强化。

数字化网络化使现代性登峰造极,而数字人文可以作为一种逆动,成就一种后现代主义。因此,我们不能把数字人文仅仅看成是一个学科领域,而是包含了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意义。它首先是一个后现代运动,其次是一种信仰,然后才是一个学科领域和理论学说。

人文科学主要提供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其有古老的一面,既继承古典人文的基本内核,又有新生的部分,即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抗衡的理论解释。因此它既古老、又年轻,既具有前沿性和探索性,又具有继承性和系统性,虽然面临式微和边缘化,但在人类遭遇危机、困惑或迷失时却成为依靠和灯塔,展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1] Busa R. The annals of humanities computing: the index thomisticus[J].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80, 14(2): 83-90.

- [ 2 ] Digital humanities (DH) [EB/OL]. [2019-08-1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humanities](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humanities).
- [ 3 ] Columbia D. 'Digital Humanities': two definitions [EB/OL]. [2019-08-12]. <https://www.uncomputing.org/?p=203>.
- [ 4 ]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 2.0 [EB/OL]. [2019-09-11]. [http://humanitiesblast.com/manifesto/Manifesto\\_V2.pdf](http://humanitiesblast.com/manifesto/Manifesto_V2.pdf).
- [ 5 ] 尤西林. 人文科学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You Xilin. Introduction to humanities[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 [ 6 ] 王宁.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共融——兼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数字人文[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7(4): 7-15. (Wang Ning.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on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posthumanism[J].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2017(4): 7-15.)
- [ 7 ] McCarty W. Humanities computing [EB/OL]. [2019-08-23]. <http://www.mccarty.org.uk/essays/McCarty,%20Humanities%20computing.pdf>.
- [ 8 ] Unsworth J. Scholarly primitives; what methods do humanities researchers have in common, and how might our tools reflect this? [EB/OL]. [2019-09-11]. <http://people.virginia.edu/~jmu2m/Kings.5-00/primitives.html>.
- [ 9 ] 刘炜, 林海清, 夏翠娟. 数字人文研究的图书馆学方法: 书目控制与文献循证[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8(5): 116-123. (Liu Wei, Lin Haiqing, Xia Cuijuan. Bibliographic approach to digital humanities: authority control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s[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8(5): 116-123.)
- [ 10 ] 大卫·M. 贝里, 安德斯·费格德约. 数字人文: 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M]. 王晓光, 等, 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9. (Berry D M, Fagerjord A. Digital humanities: 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a digital age[M]. Wang Xiaoguang, et al, trans. Dali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2019.)
- [ 11 ] Rosenbloom P S.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humanities [J/OL].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2012 (2) [2019-08-30].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6/2/000127/000127.html>.

王丽华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副教授。上海 200444。

刘 炜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 研究员。上海 200031。

刘圣婴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收稿日期: 2019-10-28)